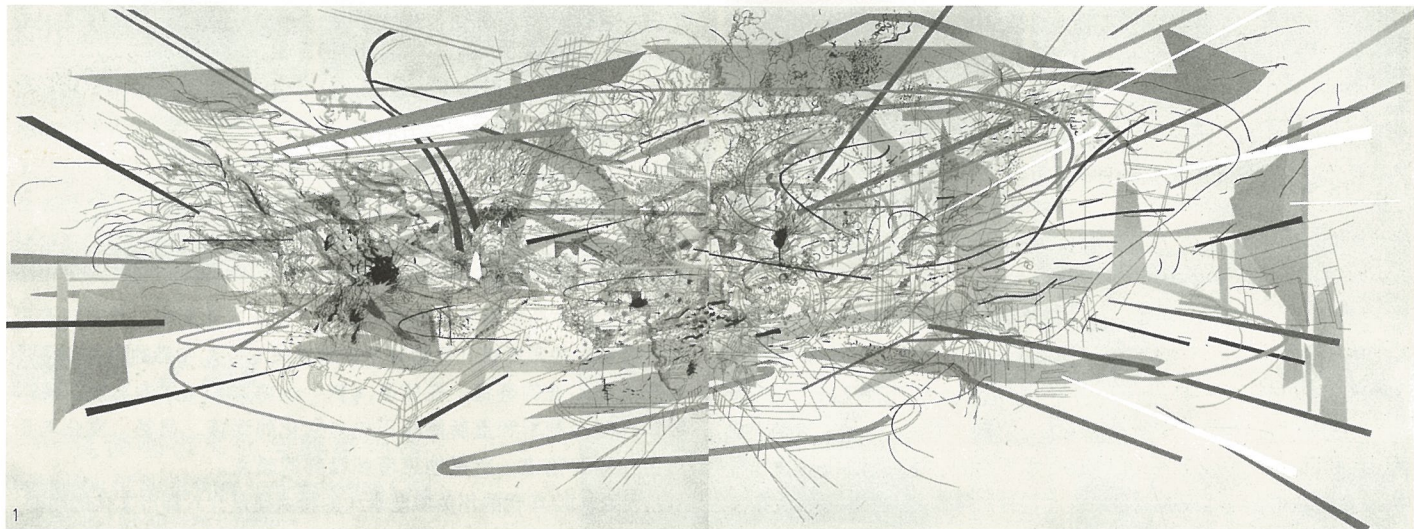


## 朱丽·梅雷图：身入化境的艺术地图

● 编译：李芳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Li Fang



## Julie Mehretu: Elegant Art Map

地图、蓝图、图表……一提到这些东西，恐怕很少有人将它们同艺术联系起来，艺术家似乎也与他们无甚干系。然而，一位当代画家恰恰对这种地图、蓝图、图表式的结构津津乐道，对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在强调其结构性的设计系统和钻研古典名画里的布图结构的基础上，在画面上制作出重心和场域的建构解析关系——这便是美国女画家朱丽·梅雷图(Julie Mehretu)所创造的艺术世界。

朱丽·梅雷图于1970年出生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现今生活和工作在美国纽约。早在1995年，梅雷图就在英国汉普郡学院举办了她的首个个展“祖先映像”。2004年，艺术家便在卡内基国际展中崭露头角。朱丽·梅雷图的作品描绘了多空间、多种分层的领域，这些均与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建筑或处所有联系。

在面临选择抽象还是电脑虚构作为其叙述语言的关键时候，艺术家并没有做出明确的答复，而是将她的油画、素描以及墙面作品外化为多样的地图、蓝图或图表的形式。梅雷图通过这种形式将数字时代的精神——互联网似的复杂本性，清楚地呈现出来。于是，一种由超文本经验所掌控的思想便彼此联系起来，并与其连结物相交迭。当然，这些作品代表了艺术在视觉图像如何通过一种再结合方式，来达到继续发展的方面所作出的探索，这与早期现代主义者的实验——其中，特别是与未来派画家、构成主义者与至上主义者

相一致。朱丽·梅雷图双管齐下，将早先人们的艺术探查与自己的钻研结合起来，描述为无数的碎片图式。

艺术家在融合多种语言学的记录、不同风格的城市地图、异质的潦草书体及符号形态的基础上，将其幻化为以黑色墨水和红色、黄色及蓝色的丙烯描绘而成的有趣的书面图形、高度饱和的色彩以及简洁的、平坦的几何外形。这样，每一幅绘画中的整体图像和透视关系就处在一种朦胧的状态之中，令人神智昏迷。于是，那富有物理特质的空间与深度便被不知不觉地营造出来。

在艺术家所构筑的艺术世界里，没有地平线的存在。或许更准确地说，地平线在此已经脱胎为一个由于自身内部爆裂而全力弥散开来的轴，它将视线引向各种不同方向，使能量不断向外释放、传播，并逐渐地转变为消失不见的点。朱丽·梅雷图的作品让我们联想起爆炸、速度以及反射物，然而作品本身的制作过程却非常缓慢。梅雷图在画布上一层一层地建构自己的艺术图式，反复斟酌、覆盖，当其最终成为作品的一部分时，便又会被艺术家投之以更加强烈的创作热情。当观众对业已完成的整个作品心领神会时，便立刻会为作品中那小的标志和漫画似的微小图形，所建造起来的假想中的都市风景所吸引，并对其进行片刻的观察。

当然，朱丽·梅雷图的作品并不仅仅是绘画和绘图方式的一种实验，我们先来看一下艺术家的详细背景资料——她出生于亚的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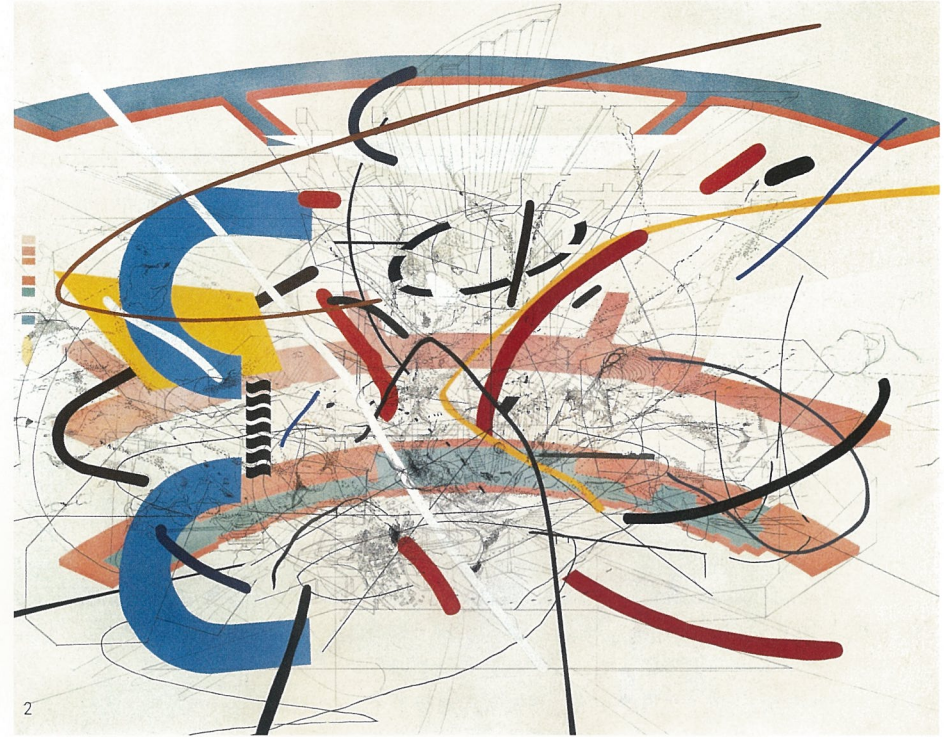
亚贝巴，拥有波兰、法国、美国弗吉尼亚州、南美以及埃塞俄比亚黑人的多种血统，在美国密歇根州和德克萨斯州度过了自己的童年，稍后又在西非塞内加尔和美国罗德岛州学习，现在则以纽约为基地居住和工作——如此多元混杂的文化视角、跨度广阔的地理经验所导致的影响，在她的油画及素描作品中一览无遗，记忆力和想象力凸显出空间的清晰度。

一方面，正如艺术家所言，“我用一种充满想象的、复杂的语言，它由处于运转、斗争、移动和社会化状态之中的符号与标志组成，来创造出一种隶属于人工的抽象宇宙论中的详细地图及建筑制图方式。”梅雷图的“地图”包含了一些可认知的元素——如几何外形、墙体、网络线，它们都有可能被误读为一种建筑立面图或地面设计图——而非某个真实的地方。或许，它们是艺术家知晓和曾经居住过的场所的合成物，也是对于空间的一种集体经验的改编。街道、公路、政府大楼、机场、博物馆以及露天大型公共场所，在这里均被描绘为一种密集的、持续的运动形态。与情境画派的起源一样，梅雷图将诸多熟悉的场所用一种无法预料的方式呈现出来，这种陌生化的图像显然胜于机械描述环境的图形。这样，艺术家的图式结构就带有了少量的物质特性，具有了与电脑空间相类似的特点。

另一方面，它也促使了梅雷图的艺术直指世界全球化的速度及其需求。朱丽·梅雷图的艺术作品缺乏所有一元化的观点，它向我们暗示了非等级的、分散权力式的、混种化思想和观念的重要性。她的艺术提出和描绘了一种国际化语言产生的可能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均匀的一致化，而是一种乐观的观点，这与许多持有革命式乌托邦情结的早期现代主义者相似。

因此，可以说朱丽·梅雷图的艺术作品

- 1、无题 综合材料 朱丽·梅雷图
- 2、新至上主义者的崛起 综合材料 朱丽·梅雷图
- 3、破裂/爆炸 综合材料 朱丽·梅雷图





重返冈瓦纳大陆 综合材料 朱丽·梅雷图

是一种混合的艺术形式，它将绘图法、建筑制图、城市规划以及抽象绘画的要素糅合一致。艺术家在着色的平面、斜纹、平行四边形、拱形、楼梯、长划和圆圈的上面，使拖曳的线条彼此之间交叉与叠加，这样图像体系的构建创造出了艺术作品本身那饱含活力的特质，于此，一种未知的地形学的规划、设置便油然而生。梅雷图笔下生气勃勃的都市风景使我们回想起荷兰建筑师康斯登（Constant）关于城市情境绘画的手稿——画面上方是建筑物在漂浮，画面下方则只剩下两条空间的地带以供人们生活。

同样，艺术家对于城市规划模型的设立也进行了细察，抛弃了那种认为强迫建立起一种与城市及其居民一样，流动、不稳定的严格结构是可能的旧有观念。城市的景观远远大于建筑物和人们相加的总和，这被朱丽·梅雷图视为精神地理学，它能够估计到在其自身运动和交互作用假定的模式之外的诸种自发行为及遭遇的发生。

例如，朱丽·梅雷图在作品《重返冈瓦纳大陆》，表现的就是艺术家想象出来的复合城市的其中之一。该作品灵感一方面来自于抽象绘画，另一方面则源自复杂的建筑学系统。画面将焦点聚集于一个旋转的曲线轴，而红色和黑色的、类似于至上主义绘画中的线条则指引着视线，使其游离在由符号和几何形状构成的密集网络周围。她那一簇簇的符号象征了居住在各种各样走廊的人们，或许他们其中有的会彼此被隔离开来，有的会聚集在一起，也有的会日复一日地定居在某处，但终究都为移动的斜线所操控。这个大都市拥有着多样的地域，它的圆形外形让人们觉得在其顶部似乎还存在着

一个竞技场的空间。该作品的材料仿佛是一层层叠加起来的，外形好似迈拉、牛皮纸以及半透明纸张的结合物。它连同梅雷图的标志制造一起呈现在一张单纯的画布上，其效果仿若是用油漆喷雾器喷洒在丙烯媒材上所形成的稀薄涂层。叠印是一种强烈的修辞方式，从此点上而言，朱丽·梅雷图的作品与当前关于全球化的讨论、全球化对于人们与他们产生直接联系的环境所造成的影响方面，尤其相关。画面中的每一层均能意味着一种明确的观点和看法，一个处于社会中的人或是诸多个体中的某个他人，可以说，作品中活跃的、移动的成分描绘出了人们整体的生存状态。

又如她的墨水、丙烯画《回顾光明的新未来》，朱丽·梅雷图用缭乱的曲线、斑点、图示，勾画出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地图；而《神性》一作，则用破碎的书写线条构筑出一个仿若磁场的景观；《慈悲七行》以建筑式的蓝图、极度扩散出去的场域，图解了一个不可名状的神圣空间。梅雷图的作品虽然表现的是抽象世界，却更接近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艺术家，因为她将复杂的叙述性内容消融进一个属于过去、现在、现实和想象的多元世界领域。

总之，朱丽·梅雷图的作品同时强调了绘画性的必要存在，以及艺术与个人生活哲学的认知。在梅雷图那仿若抽象表现主义的艺术世界里，所有情绪化的宣泄都被知性的行动所收伏。艺术家注重自创的新结构，并透过天马行空的奇想想像力和描绘行动，修持出一个脱胎于现实材料的新想像世界——这不是简单的、荒谬的集合，而是借由讯息、有机体和环境，变奏出的具有试验性和实践性的艺术地图。



时髦的爆米花 2006 布上丙烯 比翠兹·米哈泽斯

## Beatiz Milhazes: Through The Garden Of Earthly Delights

## 比翠兹·米哈泽斯： 穿越俗世快乐的花园

◎ 编译：姜影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Jiang Ying

“比翠兹·米哈泽斯的绘画就像美丽的手指，穿过骨头触碰着你的神经：如此精疲力竭却又生机勃勃的画面，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詹尼佛·黑吉 (Jennifer Higgle)

比翠兹·米哈泽斯 (Beatiz Milhazes) 生长于被葡萄牙人称为“美得让人流泪”的巴西海滨城市——“狂欢节之都”里约热内卢。巴西人都说，“上帝花了六天时间创造世界，第七天创造了里约热内卢”。然而，花费了上帝整整一天时间的里约市，在它无限旖旎的外表下，另有一种复杂在流动：身无分文的流浪汉与腰缠万贯的富翁可以并排躺在银沙炫目的海滩上分享空气、阳光和海浪；你可以在城市里找到森林，也可以在乡村找到高楼大厦；不同肤色种族的人会相互抱怨或是示威游行，但是街头欢快的桑巴舞却从未停止过……里约热内卢是无法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的，因为你总是会找到它的反义词，正如比翠兹·米哈泽斯的绘画创作无法用一个词语来概括一样，因为这些作品浸透着整个里约的气质：光纤亮丽之中另有一种复杂在等待你去发现。

在里约热内卢市的街巷，常常有成群结队的青年男女在欢快的桑巴舞曲声中翩翩起舞。比翠兹·米哈泽斯就是听着桑巴舞曲长大的，桑巴这种通过打击乐器加强节奏和节拍重音，具有强烈律动感的音乐是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如同色彩在她的画作中所起到的作用一样。也许很多人初看比翠兹·米哈泽斯的作品时，认为那只是轻松随性的简单画作，然而在细细品读中这种误解会从容地破除，并转变成完美的心理体验。在她的画布与色彩之间，我们能感受到类似桑巴的节奏与韵律：或柔媚或娇艳的色彩在画布上自由地延展，就像裹覆着骨骼的皮肤，不同的色块就像是皮肤表面的纹理，在一种彰显的完美与潜藏的疲倦相交织的状态中蜿蜒，每一块看上去都十分的清